

忽然强烈地想去看一看草原,于是,选择了另一条从北京回家的路线——穿越锡林郭勒草原。我的家乡,在锡林郭勒草原的那边。

这是一条只能慢慢行走的路,因为是土路,那种浑然天成,没有丝毫人工修筑痕迹,完全顺其自然地向前延伸的道路。那种只有在旷远辽阔的大草原上才会有的道路。在这样的道路上,走着走着,你会忽然间产生疑惑,怎么知道自己行走的是正确方向?四野茫茫,四野的景色几乎没有分别,朝哪儿望过去,都是天地的尽头。

愈往深处,草原的苍凉和壮阔愈是动人魂魄。天蒙蒙亮时开始进入,到近中午,已经完全置身在草原的怀抱。蓝天白云之下,灿烂阳光之中,草原分明是一幅巨大的油画。这是谁的气魄?如此雄浑超迈,放犷不羁?粗豪荡率,率性挥洒,每一方起伏有致的土地,每一道突兀而横的山脊都是不经意的,寻不见一点点心机和造作,深沉宽厚的大块庄严地在这里那里铺着,涂染出一副直面天地的英雄本色。高大厚实,浩浩荡荡,王者之风依稀,长风如歌,在时空中慷慨拂过。

很是幸运,我的邻座是一位居住在锡林郭勒草原上的牧民老人,不停地为我热情解说着他深切眷恋的家乡草原。当有山远远近地从车窗外缓缓掠过,他就会指着,一一告诉它们的名字,和那些名字在汉语中的意思,说在哪一座山上可以看到当年伟大的成吉思汗率领的部队所堆垒的敖包,哪一座山上可以打到山鸡与野兔,而在哪一座山上可以摘到青杏,采到黄花儿和蘑菇。他说山上的蘑菇跟草原上的不一样,草原上的蘑菇喜欢扎堆,扎成堆的蘑菇叫做蘑菇圈,要是你在哪儿远远地看见有一圈青草长得特别茂盛,那就必定是遇到了蘑菇圈。蘑菇圈有像彩虹,一般总是雨后才会出现。在雨后,青青的草地上忽然长出了蘑菇,情形就像童话里所说的那样,就像奇迹出现的时候那样,眨眼间,一个一个小圆点儿就变成了一把一把小雨伞,喜气洋洋的小雨伞们一个紧挨着一个,密密的,雪白雪白的,织成一个很好看的大圈,那圈扁扁漫漫,像是一大簇会涌动的大海浪,又像是一大片会飘逸的云朵落在了草地上。你朝着它们奔跑过去,在它们旁边蹲下身来,一口气就会捡满一大筐。

听着这样的话,怎能不痴了过去,离开自己?凝神注视着远山,忽觉得它张开了沉默千年的口,轻轻阐释着启示,心中倏地生出顿悟:大自然中每一座山,每一片水,乃至每一朵小花儿,每一茎青草,都寄含着特殊的寓意,这份不与人言的奥秘一直在切切地等待着相知,或者千年或者万年。这期间多少无缘的生灵在它身边经过了,总没有感应。直到有那么一天,在一个特定的日子,仍是素常一样的静寂苍茫中,一颗远远而来的、焦渴寻觅的心,在与它偶然的对视中,刹那间天地一声轰鸣,跟随了不知几世的那份不遇的惶惶骤然消却,喜慰如莲花在生命间盈盈盛开。

你在这里啊!你在这里啊!我不舍地觅求了几生几世了,原来你在这里啊!那么,你是一直在等待我吗?旷古空寂的草原上的山?万水千山,生生世世,终于找到了你,可是,我与你却只能是这样遥遥相看,匆匆而过,连一句话都不能说。生命的美丽就是因为这一份无奈和凄凉吗?清澈明亮的一河细水牧歌一样从远处蜿蜒而来,水的两畔浓涂着格外碧绿茂盛的一大片草地,上面开着金灿灿的野花儿,野花儿中我能叫出名字的只有马兰花儿,马兰花儿是我最喜欢的,它们点点幽幽飘缀在黄花儿绿草之间,就像是一些彩色的星星,一直闪闪地亮过去,亮到地平线的那一边。

老人告诉我说,这水便是那著名的草原之河锡林河的一个分支,它的另一端连着美丽幽静的阿兰绰尔湖。我张大眼睛拼命看,想把这殊丽的美景看到心里去,原模原样地带走。我的心忽然触动,上面起了浓浓的乡愁,那么凄婉亲切,令人不由得泪盈双眸,神秘而古老的土地啊,我难道曾经是你的女儿,沐浴着你的清风降临,吮吸着你的乳汁长大?那是前世的事情。只是为了了却心中一段不可解又不能散的迷迭,才循了指引的手指涉过迢迢长路,这样的今生重又归来?

我可不就是你的女儿?我的面庞上有你泥土的气质,我的血液中有你清流的声音,我的心灵里有你草木的特征。我必须这样地走进你,深深依偎在你的怀抱,才能获得抚慰和安宁。

老人竟也有着一致的认同,当细水之河渐渐飘远,像是写意画上的景物,一带山峦在远处隐约浮现,他要下车了。他指给我看他的家乡,说就在浅山的那一边。他邀我去学骑马,挤牛奶,肯定地说这些我定然是一学即会。还留下了他的姓名,殷殷叮嘱说,无论哪日回来,翻过山去问,就能找到他。

他说无论哪日回来。

我听得眼泪流落,是的,我会回来,回到这生生世世亲爱的故乡,穿起飘逸的蒙古袍,骑着雪白的骏马,挥举长长的牧鞭,做一个与慈祥母亲朝夕团聚的好女儿。

走过草原,走过这片广袤壮阔的土地,所有的灵气和壮美,所有的善、爱和慈悲,就都交付了我,由我的心来细细吸纳转化。

走过草原,接受它伟大神性的照耀,生命便有了永存的光。

丝瓜敲窗

□黄淑子

真没有想到,我这个远离农村,远离田野,一直蜗居在水泥森林里的我,有一天,水灵灵的丝瓜会牵着藤蔓,悄悄爬上三楼,来敲我的窗!多少年来,“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邻居们,彼此心上戒备的“防弹衣”竟然轻易地被几个丝瓜给“解除了武装”,被捂暖了心,成了和睦的友邻。

我从小在城市长大,虽然不到3岁就滚瓜烂熟地背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但是直到参加工作之前,从未到过农村,所以五谷不分。不知道丝瓜是挽着瓜藤,爬上架子,荡着秋千,吊着长大的。

我现在住的宿舍楼,楼与楼之间空间不大,绿地不多。只有一楼住户的前后窗户根下,各有五六平米的“自留地”可以种点花草,放点杂物。我经常仰望高楼缝隙中被房顶切割的有限天空,感觉胸闷气短。

8月中旬,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忽然一声豁亮的女人吆喝声,引得家家开窗探望:

“喂——楼上的邻居们,快瞅一眼你们的窗台吧,看看丝瓜是不是来敲你家的窗了?哈哈,丝瓜果然是我种的,可它攀进了你家的窗台,就是给你送瓜来了!你们可要紧盯着点,别让它长老啦。不必客气啊,趁嫩摘了吃吧……”原来,这位女士是住在一楼的老师的老伴。

她的话音刚落,我转身就跑到厨房外的前阳台去看了一眼,接着又跑到卧室的后阳台去看了个清楚,然后便惊喜地“哇噻”了一声。我怎么没发现呢?怎么一不小心心丝瓜们就“前后合围”地疯长进我的家啦!

从纱窗往外望去,只见一群绿色蝴蝶,迎风忽闪着绿盈盈的翅膀,高举着金灿灿的花朵,伸出柔情万分的藤蔓,唱着“扑簌簌”的欢歌,在蜂飞蝶舞中,越过一楼、二楼的层层防盗网,直向我的窗台扑来,它们充满生机,一股锐气鼓动得枝叶舒展蓬蓬勃勃,鼓动得花朵绽开轰轰烈烈!

一场雷暴雨过后,丝瓜们长势更加厚实,有两根头上顶着一朵小黄花丝瓜娃娃,攀上纱窗不偏不歪,正好骄傲地吊挂在我卧室的玻璃窗外。微风中它还时不时晃动幼嫩的身躯,“笃、笃”的轻敲我的窗子。我真是惊喜万分。因为平生从未有机会,能够零距离、朝朝暮暮、分分秒秒地观察丝瓜娃娃的成长过程,充盈着诗意和幸福的过程啊!

白天,被艳阳穿透的瓜叶,滴翠流芳,美得无法形容。我想起苏东坡描写村景的《浣溪沙》中的诗句:“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好一个“光似泼”、“气如薰”!这正是我想说又说说不出的词。我发现藏在瓜叶下的丝瓜娃娃,身上那细密的绒毛上,露光盈盈。她们吮吸着甜蜜的养分,在悄悄地鼓胀、悄悄地长大。夜深了,临睡前,我也要撩开帘帘用手电筒去照照它们。恨不得用尺子去量量它们一天到底能长多少。才不出5天光景,丝瓜娃娃就像变魔术一样,一蹦一蹿就变成一尺多长、有小酒盅粗,鲜活翠绿的大丝瓜了。

“哎,别再把它们当画看了,人家不是让我们趁嫩摘下吃了吗?”先生没等我回话就“哗!”的推开纱窗,往左右墙上、窗台一搜索,就摘进来4个胖乎乎的大丝瓜。

“心疼死我了!这么可爱的宝贝,你怎么忍心就给吃了!哎,无功不受禄,我给楼下送回去吧?”

“瞧你这素质!就不怕伤了人家的诚心?”先生不容分说把丝瓜就进了厨房,而且三下五除二给丝瓜们来了个“全裸”。“喂!你快来掌勺吧。我建议用两个做余丸子蛋花汤,用两个炒虾仁。怎么样?”

别提这顿中饭吃得有多美了,功劳在那柔滑鲜嫩的丝瓜们。其实过去我很少吃丝瓜,嫌它有一点土腥味儿。可这些我盯着长大,敲窗进来的丝瓜们味道就大不一样了。

几十年来我搬过无数次家,虽然住房条件不断

天赶集不算算,买了二斤红辣椒!”他是赶集回来由此路过。他看天色不早,接着唱道:“日落西山黑了天,郭宗廷腿里发了酸。别看累得淌大汗,如今我还没吃饭。没吃饭,喘粗气,因为上级是包干制。两天挣了三千元,不能喝酒解解馋!”他讲到有一次与邱西文一起出夫,邱西文担任炊事员,把饭做糊了。“顶上生,当中烂,底下是那糊焦炭。队长不喜欢吃,班长瞪眼看,只因俺五嫂,头回做饭没

经验。”他说的“五嫂”,就是邱西文,邱西文排行老五,外号也叫邱老五。老伴已死,身边只有一个小女儿,家中全部活儿他一人承担,当了男的,又当女的,性格也有老嫂味道,所以郭宗廷亲昵地称他“五嫂”。“五嫂”头回做大锅饭,没经验,做坏了。

此时,人们越围越多。有人招呼道:“来了?宗廷!”郭宗廷连忙答道:“来了来了又来了,还是当年那一套,身穿破棉袄,头戴破毡帽,腰里别着个莲花落!”

有一个老年人隋化盛走过来。郭宗廷唱道:“我这个人,不中用,迎头碰上隋化盛!”隋化盛被他的诙谐风趣逗笑了。他又接着唱道:“隋化盛,你甬喜,喜来喜去还是你!”

郭宗廷有个多年以讨饭为生的老妈妈,他二弟在山西,他和老伴有两个孩子,生活不管在解放前、解放后,都一直很紧巴。谈到国民党反动派来进攻时,他唱道:“那年过了个国难年,只因遭了还乡团,还乡团,是虎狼,进庄他就只管抢!”解放后,安宁了,但也有困难。他也能实话实说:“咱这里说了无

数,耽不了明日早晨卖豆腐!”“咱这里说了一大招,耽不了回家扒豆渣。”

卖豆腐是仅仅能糊口的营生。人们买豆腐,有时可以用豆子换,关于这种交换法,郭宗廷介绍道:“粮也换,草也换,就是不换沙石蛋!”为了把事情说得更分明,他还讲了有过一次换沙石蛋的事情:“那年换了块沙石蛋,挑着沉,走得慢,压得淌了一头汗。到了家,爹也嫌,娘也怨,气得老婆不办饭!”他爹

在改善,可是邻居关系却总是保持着“不串门、不惹事、不冷不热、不卑不亢”的“绅士范儿”和“戒备状态”。

搬进马神庙的这个大院内,快有5年了。说实话,我从没跟邻居们打过交道,就连一楼种丝瓜的那位大姐姓什么都没打听过。这回吃了人家的丝瓜还没什么表示,心里总觉得不对劲儿。过了些日子,我让先生从网上下载了几部新老电影,刻好了一张光盘,瞅了空儿,便硬着头皮敲开了张老师的家门。嘿!这里早已聚集了四五位姐妹,都是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各楼层的邻居。巧了,都是吃了主人种的丝瓜,唇上留着香,心上汪着绿,前来道谢的。

原来女主人也姓张,是一位退了休的小学教师。退休前在天津工作,去年才来京定居;今年她不但在自家房前屋后的小栅栏里种了丝瓜,还走家串户帮助、发动了这个院里几个单元住一楼的人,都种了丝瓜。

“嗨!这几天丝瓜都长疯啦。自打它们敲开楼上各位的窗户以后,我的门也天天有人来敲啦,我再也不寂寞啦。”张大姐脸上每一丝皱纹都飞扬着喜气。

“张大姐,我建议由您来牵头,在咱们大院成立一个‘丝瓜协会’,协助居委会组织一些丰富多彩的自娱活动,让咱们活好每一分钟……”我掏心窝子地说。

“太好啦!我做梦都梦见丝瓜让我去广交朋友呢……”张大姐那张很有人缘的朴实笑脸,真像是一朵盛开的丝瓜花。

后来张大姐真的在这个院里鼓捣出了一个有30多位住户和离退休职工参加的“丝瓜协会”。大家经常在一起聊天,除了研究怎么让一楼的丝瓜爬得更有序、更旺以外,还研究了当下很兴时的阳台“迷你”菜园。后来,我和先生还跟着这群“丝瓜会友”结伴去俄罗斯旅行了8天……

去年4月初,喜鹊刚闹完林,湿漉漉的春泥冒出了暖烘烘的地气。张大姐就兴高采烈地吆喝着“丝瓜协会”的成员们,在同一天,在小栅栏里种下了革新的丝瓜良种,还用铁丝拉起了有模有样的瓜架。于是,我每天上班下班都要扒着栅栏往里扔下一分牵挂,同时带走一分期盼。

正当丝瓜秧苗再次描绿叠翠的时候,一天,急救车的喇叭在我楼下响起,是张大姐在家做卫生时摔伤了颅骨,不省人事,被送往医院做了开颅手术。邻居们焦急地奔走相告,“瓜协”成员串连起要一块去探视、护理她,但被她的家人婉言谢绝了。因为她还一直处在昏迷状态。无奈,大家只好天天在家为她祈福。

一晃3个多月了,张大姐种下的丝瓜早已一茬一茬地开花结果,不久又像“群蝶乱飞”,“呼呼啦啦”地直奔三楼,向我的纱窗扑来。可是我全没了去年的好心情,因为种瓜人张大姐正躺在医院里。

骤响的电话铃声传来喜讯:张大姐在协和医院成功地做了颅骨“封顶”手术,术后情况良好,已逐渐恢复记忆,医院终于允许亲友去探视了。

我高兴得像孩子似的蹦了起来,赶紧约了几个邻居,风风火火直奔医院。活了40多岁,我曾无数次进医院去探视过亲戚、同事、朋友,可是去探视邻居,这还是头一次。

两次大手术把张大姐折腾得瘦了一圈,护士说要让她她的记忆完全恢复还需耐心等待。

张大姐刚看见我们这些探视者时,表情生疏而淡漠。我们每个人向她亮出一份礼物也未见她有什么高兴。但是当她看到我从塑料袋里拿出两个刚摘下来的清香扑鼻、露水未干的大丝瓜时,眼睛突然一亮,脸上绽开了灿烂的笑容。

她用虚弱的双手接过丝瓜贴在脸颊上,又用鼻子嗅了嗅,然后泪光盈盈地轻声问大家:“丝瓜又敲窗了?”

“张大姐,丝瓜又敲窗啦,您种的丝瓜又敲我们的窗啦。”听到她的话,我的泪水从心底往外流淌……

其实,世界上有些大得吓人的硬道理,人们只要用了心,从舌尖轻轻吐出几个字,从指尖轻轻传递一丝风,就能鲜活而艺术地诠释它了。

在此前,鬼子年年“扫荡”,整个山东与华北都是这样,我们在反“扫荡”中开辟与扩大根据地,至1943年下半年起,才有了条件。解放战争时间,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搞点线占领那段,邱西文刚没了老伴,女儿还小,每晚转移外村,一副担子,一头行李,一头小女儿。他边走边唱:“国民党,光打枪,挑着小挑下官庄,下官庄,住着满富廷家的大厅房,大厅房、大厅房,四面使那玻璃镶……”“大厅房”是个很大的屋子,“玻璃镶”是四面露天。这里是以风趣的手法描绘荒乱年月生活的艰苦。解放后生活好了,他娶老伴,在挑选红高粱穗,准备扎帐子打床笆时,人问:“娶个什么样的老伴啊?”他边忙边唱:“红林秸,打床笆,不是娘俩是娘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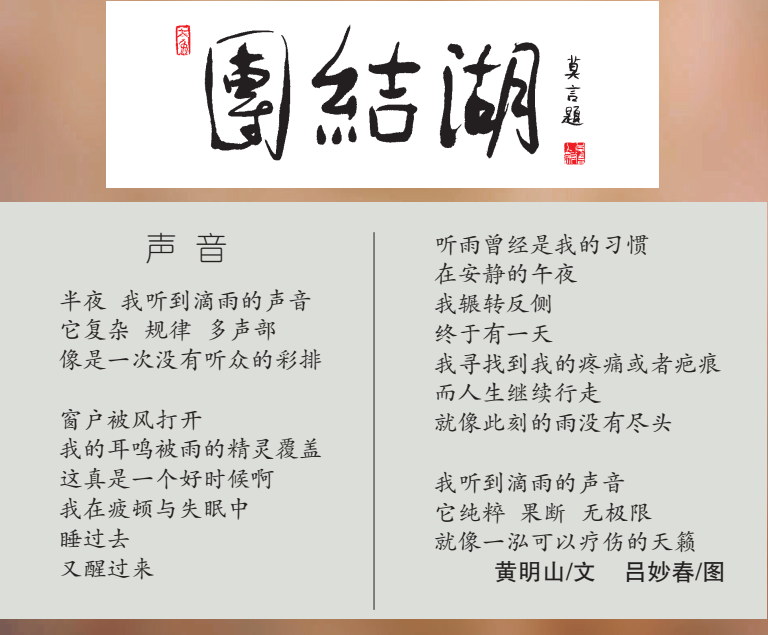
后来,约有二十几年,我没再见这两位老朋友。我有一次回家,人们谈起他俩,说他俩还像当年那样,见事就说顺嘴溜。邱西文曾有歌词讽刺“文革”中那“左”的一套:郭宗廷有这样两段:“沙子坑,没财发,破铜破铁破铜锅!”“青石蛋,烂石渣,小孩和小孩他妈!”我不明白“沙子坑”“青石蛋”指什么,大概是那些“大搞”“大干”、穷得叮当响之类的事情。除了“小孩和小孩他妈”,还有什么?

歌词,歌词,生活之谣,只要有生活,就有生活之谣。有人提起民歌,往往想到它是一种旧东西。它有旧,也有新,新的能流传就不旧,旧的至今流传也仍新。关键它是歌词。只要按照它的特点创作的,就有流传的可能,不管在文化不普及的过去,还是在文化普及的今天。我们明确了眼前生活中流传的这种东西原来就是歌词,如“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如什么干部“坐的两头平”,什么干部“坐的帆布篷”,什么干部“坐的130”,什么干部“坐的放屁虫”……倘若注意一下,恐也会发现不少李有才式的人物。生活中若没有这类人物,可是太枯燥了。

歌曲,歌曲,生活之谣,只要有生活,就有生活之谣。有人提起民歌,往往想到它是一种旧东西。它有旧,也有新,新的能流传就不旧,旧的至今流传也仍新。关键它是歌词。只要按照它的特点创作的,就有流传的可能,不管在文化不普及的过去,还是在文化普及的今天。我们明确了眼前生活中流传的这种东西原来就是歌词,如“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如什么干部“坐的两头平”,什么干部“坐的帆布篷”,什么干部“坐的130”,什么干部“坐的放屁虫”……倘若注意一下,恐也会发现不少李有才式的人物。生活中若没有这类人物,可是太枯燥了。

歌曲,歌曲,生活之谣,只要有生活,就有生活之谣。有人提起民歌,往往想到它是一种旧东西。它有旧,也有新,新的能流传就不旧,旧的至今流传也仍新。关键它是歌词。只要按照它的特点创作的,就有流传的可能,不管在文化不普及的过去,还是在文化普及的今天。我们明确了眼前生活中流传的这种东西原来就是歌词,如“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如什么干部“坐的两头平”,什么干部“坐的帆布篷”,什么干部“坐的130”,什么干部“坐的放屁虫”……倘若注意一下,恐也会发现不少李有才式的人物。生活中若没有这类人物,可是太枯燥了。

歌曲,歌曲,生活之谣,只要有生活,就有生活之谣。有人提起民歌,往往想到它是一种旧东西。它有旧,也有新,新的能流传就不旧,旧的至今流传也仍新。关键它是歌词。只要按照它的特点创作的,就有流传的可能,不管在文化不普及的过去,还是在文化普及的今天。我们明确了眼前生活中流传的这种东西原来就是歌词,如“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如什么干部“坐的两头平”,什么干部“坐的帆布篷”,什么干部“坐的130”,什么干部“坐的放屁虫”……倘若注意一下,恐也会发现不少李有才式的人物。生活中若没有这类人物,可是太枯燥了。



享受快乐

□赵炳鑫

片绝美的风景,能找到一个生死相依的恋人,能欣赏一场痛快淋漓的大戏也就够了!这是何等微不足道的要求啊,但我们却无力去满足。真情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人们只是双眼紧盯着那些只能填充一时空虚心灵的金钱和物质,短暂的满足后面,又是一轮痛苦的挣扎和索取。人生正如叔本华所言,欲望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人生也就摆脱不了痛苦和无奈。

但有时我想,我们能不能时不时地卸下人生的烦恼,推远人世的纠葛,忙里偷闲地去休闲一次,去快乐一把?因为,人生真的太短暂了,如果能抛弃一些不必要的过多的欲望,也许我们会过得快乐一些。

这让我想起了古希腊哲学认识论的开创者——赫拉克利特。他本可以继承希腊一个城邦的王位,他却对此毫无兴趣,因迷恋哲学而把王位让给了他的兄弟。他的选择一直以来都被人们以“晦涩者”称之,他宣称始物是火,万物由火生成,又复归于火;“一切皆流,无物常在”;“一个人从来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在西方哲学史上有两个同样伟大的人物,他们的人生也许会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这就是叔本华和罗素。

我们说,叔本华是不快乐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悟透了一个现实:生命没有终极意义。生命

只是在欲望和满足欲望之后的无聊中荡来荡去的钟摆,因此,生命的本质是痛苦的。他看透了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大多是为欲望而挣扎的一个个孤独的灵魂,他们的人生大多具有悲凉的意味。

而罗素却是快乐的。他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每一个生命都不是“现实的偶然结合”,生命就是这样一个稍纵即逝的原子,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过分地计较生命中的得与失,没有必要过分地去关注生命的目的,而应该享受生命的过程才对。

我们说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最大的成功就在于人的发现,我们为之忧欢。但追问人的生存意义,却让我们倍感迷茫。而罗素却清清楚楚地知道生命只是一个过程,享受过程才是最重要的,他关注的是现实生命本身。因此,他不失落,在他面前,快乐俯拾皆是。罗素认为,生命的结局虽然是荒谬的,但生命的过程可以是美好的。荒谬的结局并不影响生命过程的质量,如果你能够正视生命的结局的话。每一个个体的生命都应该是自由的,每个人在经过这个世界的同时,都有权去求知的人生,感受世界,创造世界,你自己就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由你自己来构建的。

是躺在绝望的阴影中,看着倒计时日历终日地感受不快乐呢?还是正视人生,享受人生,创造人生?我想,我们要学会去做出选择。当然这样的选择是心智智悟的结果,强求不得。

不要放从心旁走过的一丝一毫的快乐。如果仅仅把得到看做是快乐的话,人生注定是痛苦和不快乐的,因为一切身外之物,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没有必要去过多地计较。